“新草原写作”的合法性建构与可能

◆ 敬笃

[摘要] 随着《新草原写作(2021 卷)》的编竣、出版,标志着“新草原写作”将以一个独立的诗学话语形式正式登场。本文意在从“新草原写作”的合法性建构、多元化的气象与新草原写作的可能、众树开花或无限的风光等三个方面来探讨,为内蒙古诗歌的写作开拓一个新的向度。

[关键词] 新草原写作;合法性;多元化;话语之境

《新草原写作(2021 卷)》,共收录短诗 379 首,长诗 2 首,计 69 位活跃在内蒙古乃至全国一线的诗人,其年代跨度为 1950 后—2010 后,最大年龄差达 56 岁,基本上代表了内蒙古地区诗人现阶段的创作成果。随着本书的编竣、出版,标志着“新草原写作”将以一个独立的诗学话语形式正式登场。《新草原写作(2021 卷)》所选的 69 位诗人,他们或者是内蒙古籍,或者是在内蒙古工作、求学的诗人,或者是在外工作、求学的内蒙古籍诗人,不管他们身在何处,不惟名家,不薄新人,只要符合“新草原写作”的要求和认同“新草原写作”旨趣的诗人,我们都会收录进来。

从编辑上来讲,特意将赵卡《一份伪提纲:关于诗的“新草原写作”》和王楚《驳赵卡〈一份伪提纲:关于诗的“新草原写作”〉》两篇关于“新草原写作”的文章共同作为代序言,以对话、开放的形式,与大家共同探讨“新草原写作”的路径及可能,为“新草原写作”的合法性寻求学理性的依托。所选文本的顺序基本上按照年龄和来稿先后进行适当的排列,打破了传统的以名气大小作为参考的陈规,既照顾了成名诗人的感受,也关注了青少年诗人的创作热情。在最后附录

部分,我们增加了“新草原写作”众人谈,为“新草原写作”提供讨论(争议)的平台,让更多的诗人参与到“新草原写作”的话语建构中来。

一、“新草原写作”的合法性建构

自 2019 年 2 月,赵卡、徐厌、刘不伟等人提出“新草原写作”的概念和基本主张以来,既有人大加赞赏,也有异常反对和排斥的声音相继出现,但无论褒贬,都为“新草原写作”提供了理论建构的可能。任何写作主张和理念的出现,必然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洗练,倘若没有这点承受能力,“新草原写作”也就无所谓“新”,更无所谓主张了。三年以来,一部分有自觉意识的内蒙古诗人在不断尝试着进行“新草原写作”,他们在探索的路上寻找到一种先锋的、现代的、去草原化的文本切入方式,为内蒙古诗歌的多元化趋向,提供了优质的蓝本,比如徐厌、刘不伟、赵卡、张蜀恒、阿尔斯楞、原散羊、王楚、火马等。

之所以编选《新草原写作》,其目的不是为了编纂一部内蒙古草原写作的史料,当然本选集也不是单纯地为了遴选内蒙古地区最优秀的诗人,而是意在发现有共同写作旨

[作者简介] 敬笃(李安伟),云南大学文学院 2021 级博士研究生,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。

趣的诗人,为“草原”提供新的书写向度和理路。这是内蒙古诗人的一次大型集结,更是“新草原写作”作为一种写作主张的正式登场,注定在内蒙古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新草原写作”,是一个开放的、自主的话语方式,它拒绝陈旧的抒情、一味的草原叙事和意识形态化写作,从内容上打破了旧有的写作,解放了语言的天性,消解了“草原”意象的单一性、复调性。

“新草原写作”,从命名上看,是相较于传统的草原写作而提出的一种概念。所谓新,必定是一种反叛的、延异的,一种有悖于原在形式的草原写作。作为一种写作现象,“新草原写作”的提出是合时宜的,是对“草原诗歌写什么?怎么写?”的重新探讨。“新草原写作”立足于“新意象”“新观点”“新思路”“新感觉”“新感情”“新气象”,这种“新”不是一味地对传统草原写作的批判,而是一种源自传统的开放性写作,打破故步自封的诗学牢笼和地域诗歌的偏见性符号,在“求变”中展现出一种新的诗歌写作。

今天,我们提倡“新草原写作”,为新的草原写作注入崭新的活力和提供有源之水。我们关注的是“新草原写作”与“传统的草原写作”之间的复杂关系,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种打开内蒙古诗歌创作方便之门的钥匙。特别是在中国新诗百年这个重要的节点上,我们适时地提出“新草原写作”的概念,把内蒙古诗人的作品放置在全国这个大的文化场域内,让作品以其自身而呈现自身,接受全国读者、诗人、批评家的审阅,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不足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倡导“新草原写作”是符合内蒙古诗歌发展需要的,也为内蒙古诗歌与时俱进提供一个必要的参考。《新草原写作》的编辑更是对内蒙古诗歌水平有了一次正式巡检,让内蒙古诗歌走出内蒙古这片相对封闭的土地,与全国接轨,真正地融入一个具有当下和未来意义的诗歌场域内。

“草原”是一个大的现场,是世界的一种隐喻形式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,草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传统的草原形象“蒙古包”“草原”“蓝天”“白云”“雄鹰”“勒勒车”“羊群”等显性意象,在

这个时代已经转化出一个全新的世界,旧事物逐渐开始退场,取而代之的是大城镇以及现代化的各种事物,草原的语境和审美视阈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。我们在新的“草原”、新的城池、新的现代生活中寻找到诗的本质和诗的可能,也是题中之意。按照赵卡等人第一次提出“新草原写作”时所写的那样,“此处语境中的‘草原’,非地理概念;草原,乃美学概念。此处语境中的‘美学’,主要指‘趣味’和‘形式’。我认为前草原写作属‘有限趣味’,新草原写作追求‘无限趣味’;前草原写作属‘体制形式’,新草原写作追求‘存在形式’”。那么“新草原写作”究竟该走向“内容之新”还是“形式之新”,这二者之间如何获得平衡感及找到一个合适的桥梁,达到形式、内容的双向和谐。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·贝尔(Clive Bell, 1881—1964)于19世纪末提出“有意味的形式”理论,很有参考价值,他认为“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”。毋庸讳言,诗歌是一种最高的语言艺术,自然也符合这样一条理论。艺术作品可以说是艺术存在的形式。我们甚至可以改写贝尔的观点,提出“诗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”。倘若结合“新草原写作”的基础理论,我们能发现“新草原写作”也是在追求艺术作品的本源,为新的“有意味的形式”而进行探索。在新的美学原则的倡导之下,我们的作品进行新的风格、修辞、结构、意义等方面的开掘与重构,是否可以绽放出令人刮目相看、异彩纷呈的花朵,等待时间来验证这一切。

二、多元化的气象与新草原写作的可能

这本《新草原写作(2021卷)》,作品质量之高,令人刮目相看,这让人们对内蒙古诗歌的现状与未来,重新燃起了希望。这也说明,内蒙古不缺优秀的诗人,只是被某些主观因素遮蔽了而已。在《新草原写作(2021卷)》的激扬文字中,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气象,也为“新草原写作”拓展了更多的视角及可能。正是这些诗人们在各自诗学道路上自觉的追索,为“新草原写作”的可能,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和文本实践。

选本中所涉及的诗歌,风格迥异,题材多样,将这些不同风格的诗歌编选在一起,

其目的是为了呈现每一位诗人心目中的“新草原写作”，让并不完全成熟的“新草原写作”接受考验。

在这里，可以品读到口语先锋的凌厉、反讽、隐喻和人性的思考，比如徐庆《吃药渣》、刘不伟的“拆那”系列、赵卡《浮世三千万》等等，他们在现实中提炼出丰富的诗意，让被遮蔽的世界向我们敞开；可以品读到那些冷峻式的抒情和自我吟哦式的咏叹调，但调性中又蕴藏着个体生命体验，比如李建军《我看见了时间之水的流动》、马端刚《镜像虚晃》、燕南飞《村庄在上》等等，其中的韵致值得读者玩味；可以品读到那些试图构建自己的思想（哲学）体系的诗，他们以长诗的方式叩问灵魂、审视生存与生命，比如温古《沙漠汗》、原散羊《鼠疫年纪事》等；可以品读到那些努力尝试实验性的作品，他们力图抵达语言发生的地方，寻觅主体与世界对话的方式，比如丁不三《故事·变》、拖雷《另一个我》、邵婉婷《给罗伯特先生》等等，在反常的语言中，创造一种文本内部的精神自由；可以品读到那些以个体审美旨趣为出发点，重构一个属于自我世界的“场域”的状态，比如西凉《叹息》、西阔《流水赋》、杨瑞芳《夜读》、晓角《妈妈，南方等于北方》等等，这种写作是一种朝向自我的写作，也是一种朝向内心的写作；还可以品读到那些意气风发、颇具先天写作才气的作品，凭借语言天赋和机敏的嗅觉，写出了异质性的文本，打破了传统的束缚，比如唐月《式微》、晓角《土娼》、高钰《巴塔星人》等等，在现实与想象之间，完成了词语的超越。

本书中闪耀的星星们，当属以孙旭、晓角、张泽英、韩傲雪、杨瑾、阿珺、高钰等为代表的 10 位“〇〇后”诗人，他们代表着内蒙古诗歌的未来，也代表着“新草原写作”的希望。他们的作品集聚了语言干净、幽默、荒诞、神秘、宗教、情感细腻、思辨色彩浓郁等鲜明特点，他们身上蜕掉了俗套的、伪抒情的外衣，呈现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稳健，这难免不让人心生敬畏。同时，他们的诗歌中有着强烈的金属质地，冷峻中见光彩，到处闪烁着人性之光，让我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——将来的世界必是年轻人的天下。

新时代，草原诗歌该如何面对世界的变化、生存状态的变化，与生命、生活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，这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，也是草原诗人无法回避的本源性问题。只有真正地体悟与思考这个问题，才能完成“新草原写作”诗学意义上的建构。或许到那时，我们可以开创兰波意义上的“一种新的和谐”，新的可能。

三、众树开花或无限的风景

在《新草原写作（2021 卷）》中，我们征集了入选作者关于“新草原写作”的观点和看法，诗人们各抒己见，或褒或贬，构成一道靓丽、独异的风景区。这些观点的存在，是众声喧哗，还是众树开花？我们犹未可知，但大家的发声就足以证明，诗人们在思考这样一个可能存在或已经存在的命题。当然，我们通过这些讨论，也可以大胆地揣测每一位“新草原写作”诗人的诗观，将内蒙古诗人的另一面展现给所有人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大家都很有洞见，提出了一些属于个体性的精妙话题和思维路径，我在编辑的时候不忍删减。于是，我们把诗人关于“新草原写作”的观点，全都原封不动地附在书的后面，以《“新草原写作”众人谈》的方式供大家赏读，这样既能显示出“新草原写作”的包容性，也能呈现出“新草原写作”话题的可探究性。再次重申，“新草原写作”话题是开放的、敞开的，是面向每一个诗人的，需要有争鸣、有异议、有意见、有探讨。文学只有在交流和碰撞中，才能擦出新的火花，才能让无数人感受到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

“新草原写作”，要求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诗人们重新思考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生存与灭亡、时间与空间、个体的生命与无穷的宇宙、历史与当下、传统与现代等宏阔的命题，让诗主动参与到世界的发展与进程中来。德国著名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·大卫·弗里德里希（1774—1840）曾说过，“艺术家不应只画自己身外所见，也要画内心之所见。如果他心内并无所见，他更不应画身外之所见”。这放在我们的诗歌写作上，也恰如其分。我们的诗人不应该只是写自己身外所见之事物，更要写心内所见之事物和思考。诗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“写内心

之所见”的“草原”，从更深层次思考“草原”作为写作对象的精神指涉，创作出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(诗)，塑造出一个属于现代意义的“诗歌内蒙古”。

任何新的文学书写，都会从传统的文化、文学中汲取足够的营养，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探索。以开阔的视域，找到“新草原写作”语言学生发的可能性和原初动力，从文本出发，重构出一个新的文学地理和草原写作。这是草原诗人语言自觉意识的觉醒，也是从历史想象中逃离的一种有效方式。我们不能总是陶醉在历史的过往中，而应该勇于面对新的时代、新的挑战，只有大胆地突破，才会有文学突围的可能。互联网时代再也不是一个故步自封、自我生存的时代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或联系，组成了一个共同体，而这个共同体内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语言的权利。“新草原写作”就是让我们在当下视野与历史时空之间切换，寻找出一种更合理、更合法、更具诗学价值的诗歌写作路径，以共同体的形式，书写出“草原”的无限风景。

四、结 语

在《新草原写作(2021 卷)》的编选过程中，我承认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用自己的审美趣味选择这一卷的绝大部分稿子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个人的美学偏见

和诗学偏好，如果这种偏颇，无意间伤害了谁，还请多多见谅！我清楚地知道，除了入选该选本的诗人之外，还有许多优秀的诗人尚未被收录进来，在此也只能聊表遗憾。但遗憾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为我们下一卷的精彩提供更多可能性。

“新草原写作”才刚刚起步，话语建构之路依然艰辛，需要无数的先行者不断地探索和追寻。我相信，愿意支持或者探索“新草原写作”的诗人们，坚持在自我本体性书写，突破地域局限，拓宽视野，重构一个新的草原，从“草原”之新中捕捉到一种抵抗文学式微的方式，找到一种符合“新草原写作”的话语之境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克莱夫·贝尔. 艺术[M]. 马钟元, 周金环, 译.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5: 8.
- [2] 曼弗雷德·弗兰克.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[M]. 聂军, 等译.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6: 134.
- [3] 赵卡. 波澜壮阔的裂缝: 作为一种边地概念的女子诗歌——《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》的书写价值综述(代序)[J].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, 2020(1): 249-254.
- [4] 火马. 一切才刚刚开始——《内蒙古女子诗歌双年选(2017/2018 年卷)》编后记[J].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, 2020(1): 255-258.
- [5] 刘永. 内蒙古诗歌的话语焦虑与自我建构[J]. 前沿, 2018(4): 125-132.

新草原写作(2021 卷)的编选过程
 与审美趣味的选择
 刘永

《新草原写作(2021 卷)》的编选过程
 与审美趣味的选择